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六	朱樂圃曰此篇不數百字而文更數樣奇怪
歸震川曰首言至樂在無爲只因生死關看		健古殆難奏泊	歸震川曰首言至樂在無爲只因生死關看
不破故多累次三段皆引達生死之		化終在陶冶之內何常有生死邪	不破故多累次三段皆引達生死之
分者人生自適分量而已且一氣變			分者人生自適分量而已且一氣變

南華真經評註卷之七		晉 郭象子玄 輯註
明 归有光熙甫 批閱		
莊子外篇	卷七	達生第十九
南華真經評註	三十	達命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

而生奚足遺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爲一俱不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能子萬物爲故合則成體散則成始所生皆成無常處也。是謂能移與化精而又精反以相天自然也。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
室龍神胥真寶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憚耳。非物往可之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居予語文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物何以相遠獨遠耳。
註解曰：此言人有小智，固執於物，見萬物皆有形質，不能無外於物，故謂之相遠耳。惟無心者，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同是形色之物耳，則物足以至乎？未足以相先也。

生。而不已斯財在。其天性而動則人。民幾乎以其真。民之所患。舊之理永自全矣。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鎗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天者。不遇。指揮之間也。累二丸。是用。性動也。天者。不遇。指揮之間也。承蜩。是用。性動也。一愈之。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乃無所復失。吾處身也。若厭株。掩吾軌臂也。若稿木之枝。不動。則忘。此作生之要也。全平情全天。註解曰：此言人有大智，能忘於物，見萬物皆無朕兆，無所有，故謂之忘。惟無所有者，方能無所有也。

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直此其故也。

孔子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病僂。

見前

大人之謂乎。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鷺深之澗。洋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

見前

善游者數能言。物與而後能通。

見前

若乃夫沒人。則

見前

未嘗見舟。不便操之也。

見前

吾問焉。而不

見前

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游者數能忘水。

見前

也。

見前

若乃夫沒人。則

見前

未嘗見舟。不便操之也。

見前

吾問焉。而不

見前

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游者數能忘水。

見前

也。

見前

若乃夫沒人。則

見前

未嘗見舟。不便操之也。

見前

吾問焉。而不

見前

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游者數能忘水。

見前

也。

見前

若乃夫沒人。則

見前

未嘗見舟。不便操之也。

見前

吾問焉。而不

見前

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游者數能忘水。

見前

也。

見前

若乃夫沒人。則

見前

之。自爲謀則取之所與。孰者何也。

愚人恒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

手曰。仲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誤詔爲病。

數日不出。齊士有皇子告教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夫忿滿之氣散而不反則爲不足。上

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惡。志不

上下中身當心則爲病。桓公自然則有鬼乎。

北方之下者倍阿鮮冀鄧之西北方之下者則

曰。有沈有履。竈有燭戶內之煩壞雷霆處之東

北方之下者倍阿鮮冀鄧之西北方之下者則

桓子

魯定公

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難有鳴者已無變矣。

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其無敵應者友達矣。猶無敵于外。无自全于內。孔子觀於呂梁縣。

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齏龍魚鷺之所不能游也。

見一丈夫游之。以爲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

立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披髮行歌。而游於塘

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爲鬼。察子則人也。

請問蹈水有道乎。曰。吾無道。吾始乎放長乎

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汨偕出。靡負而旅入者

出者從水之道。而不爲孔焉。往水而此苦所以

賄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放。長乎性。成乎命。曰

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放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

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亂章言人有體能

消天下無難矣。用大無罪以涉平生之道。行微而不適也。梓慶削木爲鏽

鏽成見者驚。猶鬼神所作也。魯侯見而問焉。曰

子何術以爲馬。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

一焉。臣將爲鏽。木當取於扎氣也。必齊以靜心。

齊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罰五日不敢懷。非

累生者不明也。患去。紀渚子爲王養園雞。十日

而得者蓬理也。而問雞已乎。曰。未也。方虛憤而待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

問。景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

桓子

魯定公

譽巧拙齊七日輒然忘吾有四肢形體也當是時也無公朝視公朝若無則其巧專而外滑消性外之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體至矣然後成事去也是故然後成是錄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必取甘中者也則以天合天不離其器之所以是神者只是與盡因物之自然也

請勿以日戒禁
自自然

是鬼神所作耳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爲文弗過也使之鉤百而反顏聞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

東野稷者公之名也今汝飾知以驚愚脩身以明汙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汝得全而形體具而九竅無中道天於聲育破塞而比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孫子出扁子入坐有間仰天而歎弟子問曰先生何謂歎乎扁子曰向者休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七 逢生 八十三 瑪藏書

白雲川日不夜
自力而至惟通

求馬故曰敗斯明至當之工倕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估故其靈臺一而不桎雖工巧猶枉規矩此忘足履之失也忘要帶之適也言與物之易也忘適之失也所遇而安故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所變從此始乎適也踵門而詫子扁子曰休居鄉不見謂不脩者踵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歲事君不遇世賓於鄉里遂於州部則胡罪乎天哉休惡遇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八 逢生 九十四 瑪藏書

白雲川日不夜
自力而至惟通

此命也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遺其耳目開目自然也茫然彷徨乎塵垢之外凡非真其逍遙乎無事之業凡自爲者皆是皆虛無第也逍遙乎無事之業無事之業也是謂爲而不恃率性自爲其長而不宰任其自長而表今汝飾知以驚愚脩身以明汙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汝得全而形體具而九竅無中道天於聲育破塞而比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孫子出扁子入坐有間仰天而歎弟子問曰先生何謂歎乎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惑也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先生之所言非邪非固不能惑是孫子所言非邪先生所言是邪彼固惑而來矣又奚罪焉扁子曰不然昔都忘其身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不適日生十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所遇而安故始乎適也踵門而詫子扁子曰休居鄉不見謂不脩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說之爲其太牢以饗之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說之爲其太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己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則平陸而已矣莫各有所便也

今休欸啓寡聞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

南華真經評註

二二六〇一

德譬之若載屢以車馬樂鳴以鐘鼓也彼又惡能無驚乎哉。

此章言等養生者各任性分之過而至矣

蘇老泉曰總是要完其精神

歸震川曰養生先要棄世次全神守氣要志

專要能忘次論昧所養者然又在祛疑在能斂順其自然忘其巧力又論

至人至言

山木第二十

莊子篇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

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

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

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設將處此且以此未免于累

系竟不處山中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則不然無譽無訾

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爲一上一下以和爲量浮游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則

胡可得而累邪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亦莊子所著

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合則離成則毀廉則挫尊則議有爲則虧賢則謀不肖則欺

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志之其唯道德之

不可必故得之不可以一方也唯市南宜子與時俱化者爲能涉變而常通耳

市南宜子

不窮能算方

鄉乎亦莊子所著

不可必故得之不可以一方也唯市南宜子與時俱化者爲能涉變而常通耳

市南宜子

不窮能算方

僚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

物與心與物化斯。
誰與爲鄰。吾無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市南子

曰。少君之貳。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所謂知

所不。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望之而不見。其屋

反。君欲絕則民君自此遠矣。超然獨立于故有

人者累。有人者有之。見有於人者。憂者爲人所

役也。故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雖有天下。皆

之萬物。而不與焉。斯非有人也。因民

吾願去君。

卷七 山水

十三 略 藝書

卷七 山水

十三 略 藝書

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有其身而
矜其國故
雖憂懷萬端。詳賢尚行而患愈深矣。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

於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饑渴隱約。猶且

胥疏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於

罔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爲之災也。

今子晉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君剝形去皮。灑心

去欲。而游於無人之野。欲全無其身。忘其自化也。南越

有色焉。名爲建德之國。晉之南越。以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與而不求其

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行。乃

蹈乎大方。各恣其本性而人人自隨。其生可樂。其死可葬。言可葬始虞之謂。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

輔而行。所謂去國捐俗。謂蕩除其胸中也。謂無形。倨君。以爲君車。謂守之謂無畱居。謂之南越。謂

市南子曰。彼其道遠而險。

奢聞之既肺既惡復歸於朴。其無儀也。其急緩也。萃乎芒乎。其送往而迎來也。其無所來者勿禁。往者勿止也。從其亂梁糲也。隨其曲傳也。因其自窮也。其不故朝夕賦斂也。毫毛不挫也。視有大聖者乎。之用天子之日爲斯大活也。德之養之不日成也。孔子問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大公任往弔之。曰。子幾死乎。曰。然。自同于野至二月。任曰。予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名曰意怠。其爲鳥也。矜矜秩秩。而似無能。引援而飛。進背而棲。又心甚者。進不較爲前。退不較爲後。當中食。不敢先。食必取其繩。是故其行列不序。則直本先伐。非井先尋。才之子。其意者節知。以驚愚。脩身以明汎。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凡也。夫察焉小見。則衆焉遠矣。雖然。大可之。遂。故。陳。崇。則。此。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百代者無功。功成者墜。名成者虧。甘。成者。本。之。書。全。

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功自棄。道流而不明。自存。居得行而不名處。彼固若耳。非也。名之純。絕前乃比。於狂。無心而削迹。逍遙。勢不爲。功名。功自從成。故易不是。故無貴於人。人亦無貴焉。志清以無競。至人不閉。子何吾哉。逮至人也。孔子曰。善哉。薄其文辭。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裳揭。食杼栗。因之娛。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若草木之無心。故鳥獸不畏。入於陳蔡之間。晉犯此數。忠。貌文益疏。徒友益散。吾冉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周於陳蔡之間。晉犯此數。忠。貌文益疏。徒友益散。何與。子桑塢曰。子猶不聞假人之亡。林回曰。吾子之金之璧。質赤子而超。或曰。爲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而謂子爲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質赤子而超。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救也。夫相救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

註解
卷七
南華真經評註

君子淡以親。去利故淡。小人甘以絕。歸利故時而絕也。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夫無故者天屬也。合不由故。則故不足以離矣。然則有故而合。必有故而離矣。孔子曰。敬之。然後可以得也。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掛書弟子。無挹於前。其愛益加進。去舊任素故也。異日桑序又曰。舜之將死。真冷禹曰。汝戒之哉。形莫若緣。情莫若率。因之以利。不苟緣則不離。率則不勞。形不假移。常全。情不苟蔽。常達。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任其而前也。不求文以待形。任其而前也。

註解
卷七
南華真經評註

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潔。固不待物。而足。註解
卷七
南華真經評註

繫履而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憮邪。莊子曰。貧也。非憮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憮也。衣弊履穿。貧也。非憮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脩梓豫章也。覽蔓其枝。而王長其聞。雖羿逢蒙。不能勝覩也。遺財得地。則伸其長技。好善惡惡。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憮。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見剖心。微也夫。爲之則受戮。

註解
卷七
南華真經評註

之而走。避禍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未有自疏人間此鳥者也。畏人而入于社稷存焉爾。况之至同天下。故天下樂推而不厭。相與社而促之。斯無受人益之所以爲難也。何謂無始

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莫變其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

日夜相待。未始有極。故正而待之。無所爲懷也。何謂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凡所謂天皆明人之

不能有天性也。言自然則自然矣。人安能故不爲而自然。晏然無矜而晏然無矜。而故曰性聖

人晏然體逝而終矣。體與變俱也。莊周遊乎離

爲項間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在人間世有夷險。若排夷易之形于此世。而觀於濁水而迷清淵。見彼而不明。卽因彼以不度此世之所宜。斯守形而忘身者也。觀於濁

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不違其禁令也。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鵠感吾氣。遊於栗林而忘真。栗林

虞人以吾爲戮。吾所以不庭也。以見問爲戮。夫子推平于天。下故每嘗言以出意乃發仲尼。舉老聃上接老子三皇。下病病其一身也。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

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言自賢之道。

柳宗元曰。此言處世之道。正與內篇人間世

日。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言自賢之道。

參看

歐陽公曰。以有用藏於無用。只是箇虛已。不逐物。不情美。

歸震川曰。乘道德以遊世。若知若愚。又須去累虛已。朴淡委蛇。捐功名。捐交遊。安

蘇東坡曰。此雖顯微。固不及。莊周之說。亦未有自疏人間此鳥者也。畏人而入于社稷存焉爾。况之至同天下。故天下樂推而不厭。相與社而促之。斯無受人益之所以爲難也。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莫變其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

日夜相待。未始有極。故正而待之。無所爲懷也。何謂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凡所謂天皆明人之

不能有天性也。言自然則自然矣。人安能故不爲而自然。晏然無矜而晏然無矜。而故曰性聖

人晏然體逝而終矣。體與變俱也。莊周遊乎離

為項間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在人間世有夷險。若排夷易之形于此世。而觀於濁水而迷清淵。見彼而不明。卽因彼以不度此世之所宜。斯守形而忘身者也。觀於濁

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不違其禁令也。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鵠感吾氣。遊於栗林而忘真。栗林

虞人以吾爲戮。吾所以不庭也。以見問爲戮。夫子推平于天。下故每嘗言以出意乃發仲尼。舉老聃上接老子三皇。下病病其一身也。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

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言自賢之道。

柳宗元曰。此言處世之道。正與內篇人間世

日。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言自賢之道。

參看

歐陽公曰。以有用藏於無用。只是箇虛已。不逐物。不情美。

歸震川曰。乘道德以遊世。若知若愚。又須去累虛已。朴淡委蛇。捐功名。捐交遊。安

蘇東坡曰。此雖顯微。固不及。莊周之說。亦未有自疏人間此鳥者也。畏人而入于社稷存焉爾。况之至同天下。故天下樂推而不厭。相與社而促之。斯無受人益之所以爲難也。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莫變其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

日夜相待。未始有極。故正而待之。無所爲懷也。何謂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凡所謂天皆明人之

不能有天性也。言自然則自然矣。人安能故不爲而自然。晏然無矜而晏然無矜。而故曰性聖

人晏然體逝而終矣。體與變俱也。莊周遊乎離

日。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言自賢之道。

柳宗元曰。此言處世之道。正與內篇人間世

日。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言自賢之道。

參看

歐陽公曰。以有用藏於無用。只是箇虛已。不逐物。不情美。

歸震川曰。乘道德以遊世。若知若愚。又須去累虛已。朴淡委蛇。捐功名。捐交遊。安

貧順分勿逐物勿矜已此全身遠害之道也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魏稱籍工。文侯曰。籍工子之師邪。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擇道數萬故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邪。子方曰。布。日子之師誰邪。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爲人也。眞直。人藐而天。明於人情。虛緣而葆眞德。不苟與人。不苟而天。則大善者。忠于大聖。今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萬物自消。而無擇。不潔而容物。清而達物。與天同體。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萬物自消。而無擇。

是必可以振我也。出而見客，入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歎。其僕曰：「每見之客也。必入而歎。何邪？」

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撃其步，其諫我也。似子其道我。」

也似父。禮義之辨，是以歎也。仲尼見之而不言。已知其子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見之亦不可以容聲矣。」

正矣。目哉往意已達無所容其德音也。顏淵問於王荊公曰：「日上三竿，未至人上。」荊公曰：「未可。」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七 田子方 生鵠藏書

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者，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夫子不言而信，不知所以然而已矣。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夫衰有哀則心死者，乃哀之大也。日出東方而入於

西極，萬物莫不北方。皆可見也。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日成是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

直以爲七十日，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謂之死，待顯謂之生。竟無死，生也。竟無生，死也。謂之死，成行功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不見

盡。夫有不得變而爲無，故一效物而動，自無日形，薰然自成。知命不能規乎其前，丘以是日徂夜無隙化，而不知其所終。

不以死也。薰然其成形，又奚爲哉？

但往故日徂，而不知前與變。吾終身與女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

夫變化不可逆而當也。薰然其成形，又奚爲哉？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七 田子方 二十三 生鵠藏書

今人未嘗以此爲。哀奚因哀死邪？女待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而女求之以爲有。是求馬於唐肆也。唐肆馬處也。言求向者之有，不可復得也。人之生，若馬之適肆耳。拒無擊須臾，新故之相續，不舍晝夜也。著是也，言女殆是。是否所以見者耳。吾服所，以見者日新也。故已盡矣。安安得有之。吾服女也，甚忘服者。思存之謂也。甚忘，謂過去之，忘故能離俗絕塵，而與物無不異也。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慈然似非人。

泊

至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曰丘也。歎與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無其心身而老聃曰吾遊於物之初。未明有物之不爲而自有也。後孔子曰何謂邪。曰。

有而故有。故還于物初然後明有物之不爲而自有也。

心困焉而不能知。已辟焉而不能言。欲求之于

舊游川

舊游川自得言意之嘗爲女議乎其將試議陰陽以提向之

其身乃高文矣。

舊游川

舊游川自得言意之嘗爲女議乎其將試議陰陽以提向之

其身乃高文矣。

其形莫見爲紀之消氣。其自用

舊游川

舊游川自得言意之嘗爲女議乎其將試議陰陽以提向之

其身乃高文矣。

舊游川

舊游川自得言意之嘗爲女議乎其將試議陰陽以提向之

其身乃高文矣。

其形莫見爲紀之消氣。其自用

舊游川

舊游川自得言意之嘗爲女議乎其將試議陰陽以提向之

其身乃高文矣。

同焉則四支百體將爲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爲書夜而莫之能滑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不

是棄隸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知身之貴

之若遺土耳苟知死生之變貴在於我而不失所任皆我則貴者常在也子讓故棄也

於變所貴者我也而我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

夫孰足以患心已爲道者解乎此所謂孔子曰

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至言以脩心古之君子

孰能脫焉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汋也無爲而

才自然矣至人之於德也不脩而物不能離焉

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脩焉

而不脩不爲而自得也孔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

猶醯雞與醯雞者棄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

知天地之大全也比丘全于老聃爲莊子見魯

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爲先主方者莊子曰

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

曰周聞之儒者冠闔冠者知天時履句履者知

地形緩佩玦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

爲其服也爲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爲

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游乎至樂謂之至人

至美至樂也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知其小大

易敷水生之蟲不疾易水行小變而不失其

夫常也花生亦喜怒哀樂不得其所一也得其

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

常夫

不然何不號於國中曰無此道而爲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

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卽召而問以國事子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

一人耳可謂多乎德在於內者不稱備于外者百里奚爵祿不

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故足以動人

外事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儼儼然不趨受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七

田子方

三十六

馬融書

有金玉

珠

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般礴羸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內足者神開而意定文王觀於臧見一丈夫釣而其釣莫釣撈以非持其釣有釣者也免無常釣也不以得失若意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旦而屬之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顙乘駿馬而偏朱蹄夫蘧然曰先君王也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乎民有瘳乎諸大夫蘧然曰先君王也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

日先君之命王其無他又何卜焉遂迎臧丈夫而授之政典法無更偏令無出三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士壞植散羣長官者不成德歛斛不敢

入於四竟列士壞植散羣則尚同也所謂和其麾長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果然自風則能

敢入於四竟則諸侯無二心也天下相信故能文王於是焉以爲大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及

天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遁終身無聞爲功者非已故功成而身不得退事遂而名不得不去名去

斯須也斯須者百姓之情當悟未悟之須列御寇上左手如抱右手如附枝右手放發發之適矢復沓去復執方矢復寫箭去未至的已

其妙也當是時猶象人也不勤射去未至的已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嘗與汝登高山履危石

出庄子卷六

篇首

南華真經

評註

卷七

田子方

三十七

馬融書

有金玉

珠

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爲乎仲尼曰默文無言夫文王盡之也任諸大夫而不有任斯盡之也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斯須者百姓之情當悟未悟之須列御寇故文王猶而發之以合其大情也上左手如抱右手如附枝右手放發發之適矢上而左手不知反可措之杯水也措杯水其肘復沓去復執方矢復寫箭去未至的已

臨有仞之灘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送登高山履危石臨有仞之灘背遠退足二分垂在外攝御

氣而進之仰冠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附青天下潛黃泉抑序八極神氣不變

今安休然有徇目之志固於中也殆矣夫不鄙明至尊微自謹布介眉各問於孫叔敖曰而通者多矣豈可軒乎君各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爲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教子今視子之身簡相然子之用心猶奈

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却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爲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也亡乎我在彼也亡乎彼也假至乎人貴人賤哉誠不可謂仲尼聞之曰執伏戲黃帝不斜友法昔黃帝嘗游耳集所名不足見也死生亦大矣而無變乎已

知其過第二十二

無爲而無不爲也。爭而非全，人曰萬物也。

知其過於玄水之上，登隱笄之丘，而適遭無爲。

謂無知謂無爲，謂口子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

問而無爲，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不得

問，反於白水之南，登孤闕之上，而聽狂屈焉，知

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狂屈曰：「奚子知之？」將詣若，

黃帝而問焉，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

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得聞，反於帝宮，見

黃帝而問焉，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

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得聞，反於帝宮，見

黃帝而問焉，黃帝曰：「彼無知者也。」

服婦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知問黃帝曰：「我與

者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邪？」黃帝曰：「彼無

為謂真是也。狂屈仰之我與汝終不近也。夫知

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而不知

無爲而無不爲也。爭而非全，人曰萬物也。
故有其財，徵復歸恨，不亦難乎？其易也，其與大
人乎？入體，令變，而化物，不難。生，死，之徒，
弗與之，易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則未始無
生也。入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爲生，散則爲死。相
是微也。若死，生爲徒，若又何患？生，故萬物一
也是。其所美者爲神奇，其所惡者爲臭腐。臭腐
復化爲神奇，神奇復化爲臭腐，故曰通天下一
氣耳。蓋狂屈所美爲神奇，惡爲臭腐，然彼之
所美，則我之所惡也；我之所美，則彼惡之也。
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知之，莫
似之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爲知言，謂大自然而
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
道不可致。」可言致者，亦德不可至。故有其財，徵復歸恨，不難。生，死，之徒，弗與之，易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則未始無生也。入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爲生，散則爲死。相是微也。若死，生爲徒，若又何患？生，故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爲神奇，其所惡者爲臭腐。臭腐復化爲神奇，神奇復化爲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蓋狂屈所美爲神奇，惡爲臭腐，然彼之所美，則我之所惡也；我之所美，則彼惡之也。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知之，莫似之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爲知言，謂大自然而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道不可致。」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
富貴子無言之風，是因先秦不言之風，而後得此。十黃帝取夫自然之真物，要乎可得，而見此。

其法之機子知
使莫知身不

有成理而不說此孔子之所以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爲任其自

聖不作任也觀於天地之謂也視其形客象其

異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自化不奪而物已

死生方圓莫知其根也大死者已自死生者已

已自方未有為而無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爲之

其根者後莫加補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爲之

六合爲巨未離其內之中則固有無極秋豪

為小待之成體亦無以容其質天下莫不沈浮

終身不故日新其德無往無來無方無向無待

神不知其本性之根故不知其本性之根故不知

所知不知其所以觀於天矣與天觀者缺問道乎彼

衣被衣日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

神馬如新生之犧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齒缺脣

寐被衣大訖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實知不以故自持也媒媒晦晦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南化舜問平丞曰道可

陰陽者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七 知北遊

三十二 三萬萬書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七 知北遊

三十三 三萬萬書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七 知北遊

三十四 三萬萬書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七 知北遊

三十五 三萬萬書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七 知北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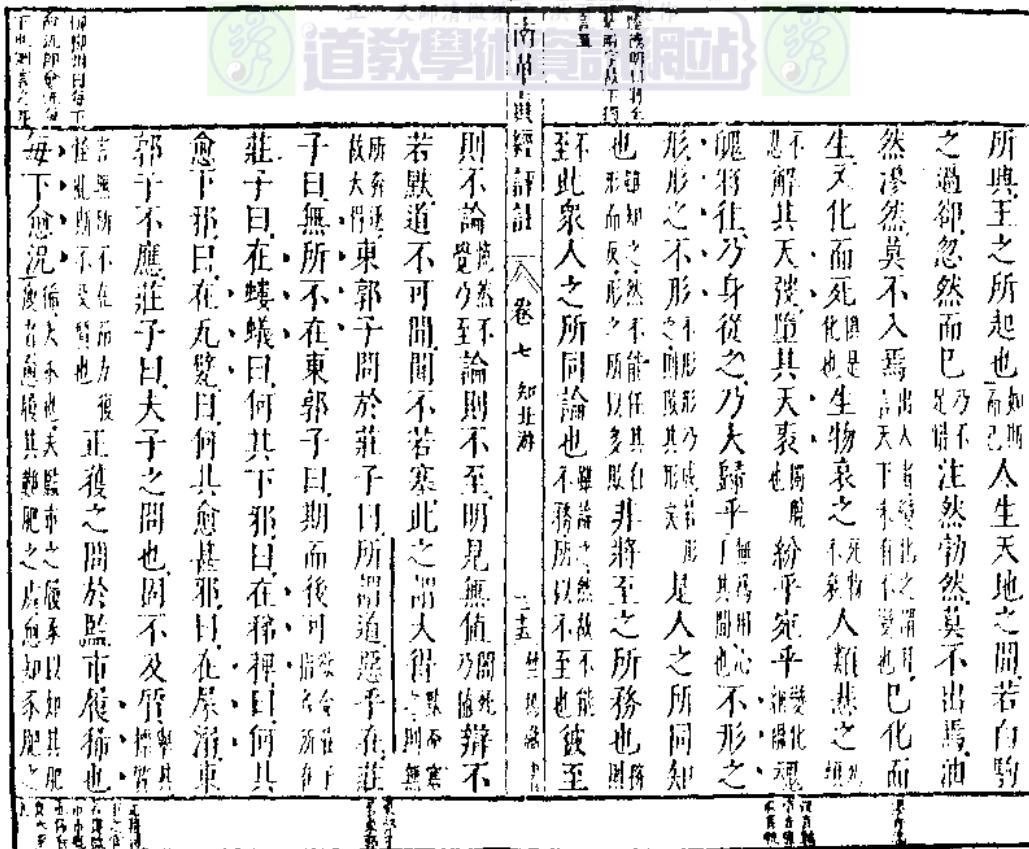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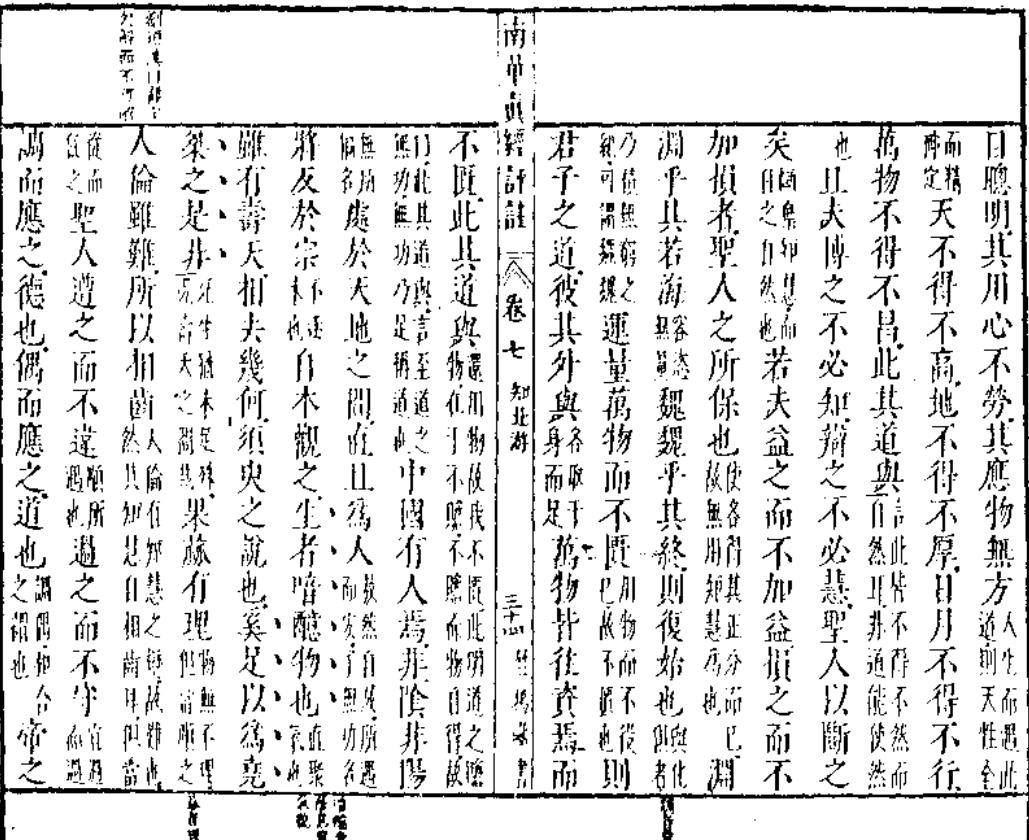
三十六 三萬萬書

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身者其身所能有也塊然而自有耳非汝所有而况無哉舜曰吾身非吾有天地之委和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

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

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

天地之委形也



要今問道之所在而每况之于下汝唯莫必無
時則明道之不逃于物也必矣

平逃物若必謂無之逃物則道不用
乎逃物矣道而不周則未足以爲道至道若是
大言亦然明道不逃物周偏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
一也嘗相與遊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

終窮乎若道有則不能周偏咸也故同合而論
之後知道之無不有知道之無不在

然後能曠然無懷而憂彼無窮也曠然無懷
而清平謂而間乎見昔也寥凡吾志空虛無往

焉而不知其所至志苟寥然則無所往矣無往
焉而不知其所至尋故往而不知其所至有往

而志已驚矣去而來不知其所止斯照吾已往
而志已驚矣去而來不知其所止之也

德明日寧之
者并其至安之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七 知莊游

三六七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七 知莊游

三十七

來焉而不知其所終但往來不由于知耳不爲常理也其
彷徨乎馮闊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
有終子窮愚問者處窮之謂也人知遇于物者與物無際物者無物而物自無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
不然真所謂際者也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不際者雖有物之名直明物之在謂盈虛衰殺彼爲盈虛非盈虛彼爲衰殺非衰殺彼爲本末非本末彼爲積散非積散也
物者無物人明物之不能自物則之者誰乎哉皆忍然而自爾也如荷甘與

神農同學於老龍吉神農隱几閨戶晝瞑炳荷
廿日中麥戶而入曰老龍死矣神農隱几撫杖
而起曝然投杖而笑起而悟夫死之不足而
是劍氣還放杖而笑也曰天子之狂言也舜堦爭間之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
子所繫焉言體道者今於道狄豪之端萬分未
足道之員真莫舜堦爭間之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
得處一焉未得其萬分之一而猶知藏其狂言而死又況夫體道者乎明夫知道非言之所
得也唯在乎自得耳視

之無形聽之無聲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所以
論道而非道也冥冥而諸復非道於是奉清問
乎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不知又問乎無
爲無爲曰吾知道也子之知道亦有數乎曰有
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奉清以
之言也問乎無始曰若是則無窮之弗知與無
爲之知孰是而孰非乎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
淺矣知內矣知之外矣於是奉清中而歎曰

此見列傳不
可知也皆相形

非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凡得
乃冥也。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
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故默成乎不聞。
至知形形之不形乎。形自形耳。形者。不見之境。而聽者。道不當名。
有道名而竟無指。無始曰有別也。故默成乎不聞。故名之不能當。無始曰有別道而應之者。不
知道也。雖聞道者。亦未聞道。不知故問別之而應。則非別道也。不與問者所問故應。道無問。問無應。經學去象。則非象。不問也。道無問。問無應。是無
內也。真而假有以無內待問窮。若是者外不
見也。無問問之。是問窮也。所謂無應。

問者。所問者。不與問者所問故應。經學去象。則非象。不問也。道無問。問無應。是無
內也。真而假有以無內待問窮。若是者外不
見也。無問問之。是問窮也。所謂無應。

觀乎宇宙。內不知乎。大初是以不過乎。崑崙不
遊乎大虛。若夫墜落天地。遂乎涉華夏。而已矣。光耀問
乎無有曰。夫子有乎。其無有乎。光耀不得問。而
就視其狀貌。窅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見德之。
而不聞。掉之而不得也。光耀曰。至矣。其孰能至
此乎。予能有無矣。而未有無也。及爲無有矣。
何從至此哉。此皆絕學之意。老子。莊子。列子。此皆絕學之真
者。其唯大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豪芒。
豪芒之差也。大馬曰。子巧與。有道與。曰。臣

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鉤於物。無覩也。非
鉤無容也。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長得其用。
而況子無不用者乎。物孰不資者。皆無能與。冉
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可古
猶今也。言天地常有。乃冉求失問而退。明日復
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
猶今也。昔日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
仲尼曰。昔之昭然也。則者先受之。斯解受也。求
今之昧然也。則又爲不神者。求邪。思求更不了無古

無今。無始。無終。非唯無不得化而爲者也。有事
為者。則自古無本。不得一爲無也。不得未有
子孫而有子孫。可乎。無始。冉求未對。仲尼曰。
已矣。未麗矣。不以生生死。非先生者。生此死也。
不以死死生。生者。亦謂死。而死。皆有化而生。死有待邪。猶化而死。而死。皆有所
一體。自成體。各有先天。天地生者。物邪。物物者。
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無已。漢晉
人謂天。曰陰陽者。平。喜以自然爲先之。而至道者
即物之自然耳。吾以至道爲先之矣。而至道者
分至無也。度以無矣。又矣。爲先。則先物者。違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七 知止游	四十一	百堅 製作
<p>子思子</p>			
<p>物之自然非有能然也聖人之愛人之愛人也終無已者亦乃取於是者也</p>			
<p>平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回敢問其遊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信心難形而形有化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以心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p>			
<p>化德與不化皆任安與之相靡隨無心而恣其無爲必與之莫多猶是而直希章氏之固黃帝</p>			
<p>之國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乃聖賢之所遊處</p>			
<p>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徒以是非相鑿也而況今之人乎望知者猶能知之而况其凡乎聖人處物不傷物至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p>			
<p>石子唯無所傷者然能與人相將迎知其最至能無所將迎也山林與其壤與使我不欣然而樂與德樂之更無無故而樂此樂本與也哀又繼之大音哉而聽亦既故而哀也則凡哀樂之來吾不能禁其去非能止悲夫世人直謂物通旅耳不生不滅而爲家廟所寄也</p>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七 知止游	四十二	百堅 製作
<p>知之而退者臣知之知能而不能所不能之所不道者臣不知也知能而不能所不能</p>			
<p>也也小能者不能退也也由以觀之知能不無色也不後制不由我也卒付之有然不無知</p>			
<p>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受生各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至言去言至爲去爲</p>			
<p>也也齊知之所知則淺矣夫由知而後有者皆得齊知之得亦數者耳晏溪也</p>			
<p>蘇頌自此草入名地名皆假爲之者大旨形容真超頤悟之得亦數者耳晏溪也</p>			
<p>湛甘泉曰以不知爲真知以有窮觀無窮</p>			
<p>上歸震川曰通篇以無知無爲每條立論</p>			
<p>南華真經評註卷之七</p>			